程瑶田的汉学成就与治学精神

庄华峰

Cheng Yaotian was a great master of hanxue in the Qing dynasty。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tudies Cheng Yaotian's scholarly achievements both in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ame and description of things and in etymological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all Cheng's achievements were due to his diligence, careful consideration, and practical and critical academic pursuit.

一、生平简述

清代汉学大师程瑶田，字易田，一名易畴，号让堂，安徽歙县人。生于雍正三年(1725)，卒于嘉庆十九年（1814)。程家世代为盐商，程瑶田兄弟七人，大都经营盐业。惟他自幼好学，勤于思考。少入私塾时，塾师问："盍言尔志?"答："无志。穷达由天命。穷为匹夫，不得曰非吾志而却之也；达为卿相，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众生说："是圣贤之志也。"程瑶田则谓："读书不当师圣贤耶?"[①]可见他在少年时代即怀有远大的志向。及长，他与戴震过从甚密，时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他在《五友记》一文中写道："吾与东原（戴震之字）交几三十年，知东原最深"，"每论当世士，可交而资讲习益者，余曰'戴东原'。"[②]说明程瑶田在学术上受戴震的影响较大。据民国《歙县志》载，程瑶田曾与戴震、金榜"俱学于江永，学乃大进"。在科举道路上，程瑶田九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乾隆三十五年（1770）45 岁时才考中举人，选授江苏嘉定学校教谕。这个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学痒，在他初到任时残破不堪，程瑶田便向上司请求，"得解司征银若干"，又找来建筑工，用两年多的时间，建起新校舍，"动费千余缗而丝毫无所染。"由于他做教谕时，"以身率教，廉洁自持"[③]，深得时人赞扬，告归之日，钱大昕、王鸣盛等大学问家都作诗相赠，钱诗称他："本是经人诗，原无温饱志"。王诗赞他："官唯当湖陆，师则新安程；一百五十岁，卓然两先生。"[④]可谓推崇备至。嘉庆元年(1796）开孝廉方正科，程瑶田被举为孝廉方正。同时中举的还有钱大昭、江声、陈鳣三人。大学士阮元在评价这四人时，认为学问要数程瑶田为冠。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在杭州西湖开办"诂经精舍"，延请四方博学之士著书立说，程瑶田亦被邀请，在其内从事著述数年，后归卒于家，终年 90 岁。

程瑶田终生勤学，孜孜以求，长于旁搜曲证，凡礼制、考据、训诂、象数、水地、音韵、名物等，都有深入研究，所撰《通艺录》收其著作 24 种，共 42 卷，近百万言。包括《禹贡三江考》、《九谷考》、《考工创物小记》、《释宫小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磬折古义》、《沟洫疆理小记》、《水地小记》、《解字小记》、《释草小记》、《释虫小记》、《数度小记》、《乐器三事能言》、《修辞余抄》、《果赢转语小记》、《仪礼经注疑直》、《论学小记》、《九势碎事》，等等。这部巨著完成于他 79 岁之时，他

在书的“自序”中写道：一个人应该“能乎喻义而绝不喻利”，以此处人伦，酬世务，方可自立于天地之间。其胸襟之开阔，于此可见一斑。此书收入1933年编印的《安徽丛书》，其中大部分收入《皇清经解》。

程瑶田转益多师，学贯汉宋，博雅宏通，多才多艺，除名物礼制外，他悉心研究过数学、天文、地理、生物等多种自然科学，并多有创获。此外，他还精篆刻，擅书法，晓音乐。因此，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他主要是儒学之大师、乾嘉汉学之巨子。王国维曾以整个清代学术史为广阔背景，高度评价了程瑶田学术成就的特色与地位。王氏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中热情地揄扬：“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如高邮王氏、栖霞郝氏之于训诂，歙县程氏之于名物，金坛段氏之于《说文》，皆足以上掩前哲。”在《国学丛刊序》中王氏又说：“天道剥复，钟美本朝，顾阎浚其源，江戴拓其宇，小学之奥启于金坛，名物之赜理于通艺（即程瑶田的《通艺录》）”。在这里，王国维将程瑶田视为清代最卓越的小学大师之一，与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国朝诸大家”比肩而立，而又别树学术旗帜者。这样的评价，殊中肯綮。程氏多方面的成就，远非这篇短文所能囊括。因此，本文仅就程氏最突出的汉学成就略加介绍，并据以归纳总结程氏的治学精神，不仅可以再现一代学术大师的风采，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汉学研究，也不无裨益。

二、名物考证方面的成就

清代是经学的复兴时期，风行考据之学，不少学者都对《周礼》、《考工记》等著作作了大量的考证研究工作。《周礼》学由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作了辉煌的总结。《考工记》研究卓然超群者，是一对同窗戴震和程瑶田。《考工记》是我国成文最早的一篇辉煌的古代科技文献，是中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史的资料宝库。在这篇仅7000余字的文献里，蕴藏着大量的古代科技信息，较全面地反映了先秦科技发展的一般情况。《考工记》研究是程瑶田用力最勤、收获最大的一个领域。他先后撰写《考工创物小记》（8卷）、《磬折古义》（1卷）、《沟洫疆理小记》（1卷）、《乐器三事能言》（1卷）等著作，其中以《考工创物小记》最为著名。在研究方法上，程瑶田打破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模式，力求把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从而成为把考古学成果引入《考工记》研究领域的第一学人。

程瑶田在《观古铜辖求知毂空外端轴末围径记》一文中写道：

> 余疑郑氏贤轨之说，大小两穿，围径相悬。窃据记文，断以贤轨归于饰毂。然毂内端函轴之处，其径四寸四分，有其度矣。而毂外端轴末安辖处，既不凭注小穿之说，而于《记》别无明文，安能凭空立算而知其围径乎？灵山方朴堂藏古铜器一事，戴以兽首，首下为枘，今尺厚二分，广三分，长九之（原注：今尺长一寸八分，于古尺为三寸）。首接枘处，面背并为偃月形。持以问余，余曰：“此车辖也。为偃月者，盖与轴凹凸相函者也。依其偃月规之，度以今尺径二寸二分，于古尺约三寸六分也，以为轴末安辖处之围径。虽与其四寸四分者有大小之殊，然与注所拟小穿之径，较宽一寸三分四厘矣。”⑤

程瑶田考证的结论与《考工记》所记车制是否一致暂且不论，他的这种以考古实物验证经文的方法是非常进步的。用这种方法，他根据20多件古戈和10多把古铜戟，考证了戈和戟的形制，有许多发明。如关于戈与戟的区别，他认为：“戈戟并有内，有胡，有援，二者之体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独有‘刺’耳。”⑥斯论诚为卓识！只是关于“刺”的解释，他的看法前后不一致。他先认定戟的形状如“十”字，援与内横置，有刺在胡之上，曾绘制图一幅，并附以说明文字。在以后的10多年中，随着古戟的不断出土，程瑶田发现自己的解释与实物不尽一致，便立刻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 戟之制，初以未见古戟，唯据《记》文拟而图之，凡再易稿，付之开雕。于今十余年矣，后披览而疑焉。以古戈所见不

下廿余事，而戟不应不一见。乃取所尝见诸戈之拓本观之，见内末有刃者数事。中有其援更昂于他戈者。恍然曰：是乃所谓戟也！“刺”非别为一物，“内”末之刃即“刺”也！……苟非所见古物之多，得彼此错证而互明之，鲜有不……强为之说，以贻误后人也。[7]

可见，程瑶田所以能弄清“刺”的形制，完全得益于对考古实物的利用。由此也反映了他在治学上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的关于戈戟形制的论说，对后人影响较大。如王国维的《国朝金文著录表》[8]即依据程说，以分戈戟。马衡所撰《戈戟之研究》[9]一文，其关于戈戟之分也本程说，认为程瑶田“此说一出而《冶氏》（即《考工记·冶氏》）之文乃可通，而郑玄遂完全推翻矣。”除戈戟外，程瑶田还根据耨、耒、鉏、矛、爵、斧、钟、鼓、磬等实物研究过《考工记》的有关记载。

对于程瑶田在实物考古方面的杰出贡献，郭沫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说戟》一文中写道：“清人程瑶田，中国近世考古学之先驱。其学即主于就存世古物以追考古制，所得发明者特多……良如程氏所云：‘考订之事须得多见古物，以彼此错证而互明之。’故程氏所考之实物亦能力轶前人而别开生面。”[10]郭沫若本人考古学成就斐然，他如此高度评价程氏，并非溢美，而为深切之确评。

程瑶田又是我国近世科技史研究的先驱。[11]他独具慧眼，发前人之所未发，首次发现了《考工记》所记“车人之事”中的一整套几何角度定义，在《磬折古义》一书中作了充分的考证。指出磬折即为一矩有半，不应如郑玄从长度释之，而应从“矩”去审视：《考工记》所谓“一柯有半”之“柯”当为矩，所谓宣、欘、柯、磬折，概以角度大小释之。矩为90度，宣为45度，而磬折恰为135度，相当于一个半直角。从而解决了自郑玄以来千年之迷误。对于程瑶田的创获，王国维大加颂扬，他在《古磬跋》、《汉南吕编磬跋》以及在致罗振玉的信中多次说：“余谓程君磬折之说，诚妙悟绝人，磬氏、车人之制至是始得确解”；“程君磬折节之解，诚妙悟绝人”。王国维之所以屡屡叹服其“妙悟绝人”，主要是因为东汉儒学大师郑玄未悟而程瑶田悟之，千余年来学者未能悟而程瑶田悟之。[12]

在《沟洫疆理小记》一书中，程瑶田对《考工记》中的井田沟洫之制作了详细的考证。对于“沟洫”，作者认为：“沟，荫也，纵横之说也，名之曰沟，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沟，会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洫承沟，谓是血脉之流通也。”值得注意的是，程氏对“阡陌”一词的解释，富有新意：

> 训诂家释“阡陌”者，皆言“南北曰阡，东西曰陌”……然则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此阡陌之通义。以其出于东亩，盖东亩者，天下之大势也。然有东亩者，亦有南亩者。天下之川大势虽皆东流，而河东之川独南流。河为川之最大者而或南流，则其亩必南陈而为南亩矣。南亩田横则遂纵，经亦纵而为南北行，岂不南北为陌乎！

程瑶田在《沟洫疆理小记》中还附有插图，比《考工记》的相应插图要画得精细。他的同窗戴震于《考工记》也有深入研究，所著《考工图记》备受称赞，后来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程瑶田小戴震一岁，对于《考工记》研究孜孜不倦，在某些方面已令戴震难以望其项背，难怪戴震要说自己还不及这位学弟精密了。[13]

程瑶田除利用实物来考释古代名物外，还通过语言文字，考求名物制度。程瑶田认为，口口相传的古代遗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其价值有时甚至比书本上的陈言还要高：“简策之陈言，固有存人口中之所亡者也；而其在人口中者，虽经数千百年，非有兵燹所能劫，易性改物所能变。”[14]因此，他通过语言文字，探求古代名物制度，写成《九谷考》、《释虫小记》、《释草小记》、《释宫小记》等论著。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程瑶田在治学上具有一丝不苟的精神。

“九谷”一词，最初见于《周礼》，根据郑玄的注疏，指的是“粱”、“黍”、“稷”、“稻”、“麦”、“大豆”、“小豆”、“麻”、“菰”9种作物。要弄清这9种作物是后来现实生活中之何物，是非常困难的。从郭璞到孔颖达，众多的注疏家都把“粱”、“稷”说为一物，而苏恭又

把黍中的“穄”说成是“稷”，甚至连明代大植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没有弄清“黍”和“稷”的区别。程瑶田长期生活在江南，又是一介书生，对于“黍”和“稷”别说没吃过，连看也没看到过，因为徽州当时根本不生产这类作物。而弄清“九谷”这些词的正确含义，不仅关系到词义的正确性和规范性，以及口语和书面语的一致性，也关系到正确地读懂古书。于是，程瑶田知难而进，他选定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作为“九谷”在语义上的标准解释，然后逐一进行考证。为了弄清“黍”和“稷”的区别，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使他推翻了《说文解字》中关于“黍”是“禾属而粘者”的论断，认定“黍”是“禾属而不粘者”，即今天称作“黍子”，其米称作“黄米”的作物；认定“稷”是“北方谓之高粱，或谓之红粱，或谓之秫秫”的一种作物，并指出《说文解字》中之所以把“稷”称为“五谷之长”，是因为高粱种得早，长得高的缘故。程瑶田还根据当时北方口语解释说：“《说文解字》称：秫，稷之粘者。今则无论粘与不粘，皆曰秫。”此外，他在河北时听农人说，高粱即“吾北方之粗粮”，因而联想到《论语》上所说的“疏食”（疏即为粗）就是《礼记》上所说的“稷食”，从而又用口语证明稷就是高粱。为了使读者有感性认识，程瑶田从北方返徽州时，还采回一些“黍”、“稷”的标本，画成图样，付印于书中。刻苦的探求，使程瑶田关于“九谷”考证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人。新版《辞海》中，将其关于黍和稷的研究成果引为一说。

在《释宫小记》中，程瑶田博考群书，并求诸文字声韵之原，确定栋梁本义。首先他提出了自己的论点：“栋非今之所谓栋也，梁非今之所谓梁也。今之所谓栋者，横材者，俗谓之屋脊。所以持两壁之最高高柱，当屋南北之中者也。是楹之材也，而非栋也。今之所谓梁者，桁之正材也。其在正南者，所以持两楹于堂中，故开字象其形，是桁之材也，而非梁也。”然后引经据典证明：“凡物至极南北分两下，陂陀以覆之。以其在南者而言，则自极而南至于当楹谓之栋，栋又谓之桴也。栋南尽于承檐，则谓之楣，楣又谓之梁也。”程瑶田以今释古，古今会通，极有见地。

三、词源研究方面的成就

程瑶田除在名物考证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外，对词源也有深入研究，并多有创获。

我国古代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探求词源的方式。一为刘熙的“声训法”，二为王圣美的“右文”说，三为戴震的“转语”法。转语既不像刘熙的“声训”那么泛滥无边，又不像“右文”说那样仅局限于文字的声旁。戴震倡导“转语”说，所撰《转语二十章序》表现出通过古音追溯词与词的渊源关系的旨趣，他这个办法较之前两者都有进步。戴震“转语”说，直接影响到他的师弟程瑶田，从而在词源研究上开出了《果赢转语记》那样的奇葩。程瑶田的《果赢转语记》是“推明双声叠韵的复音词的声音组织（音式）”以求转语[15]，故与戴震的《转语》稍有不同。戴说的“转语”，指音近义通的单音字，而程，指的却是复音词。汉语复音词以联绵词最多，联绵词的特点是二字相连不可分训，如“果赢”即是。程瑶田从“果赢”二字入手探求与之相关的同源词，是词源研究上的一大创举。

程瑶田通过“果赢”一词，将与之音义相近的250个联绵词丝联绳引，疏通证发。他说：“里谚所称，虽妇人孺子，见物之果赢然（按：犹言“圆滚滚”的样子）者，皆知以果赢呼之。”程氏所说的“果赢然者”，即类似“果赢”那样的圆形的东西，都可以从“果赢”之声得名。例如：

瓯篓（圆形竹器）
栝楼（“瓜”之合声）
果赢，蒲卢（细腰蜂）
蛞蝼、蝼蛄（圆腰虫）
佝偻（曲背人）
岣嵝（圆曲形山）
毂辘（圆轮）
果蓏（圆形果实）

字体各异，所称实物也不同，但都是从声音和意义两方面去追溯同源词，程瑶田的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他在《果赢转语记》开篇中写道：

双声叠韵之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识

也。声随形命，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物不相类也，而名或不得不类，形不相似，而天下之人皆得以是声形之，亦遂靡或弗似也。姑以所云“果蠃”者推广言之。

这说明程瑶田撰写此记的目的，不在于专释“果蠃”一词，而在于借这个词来阐发音义通转的道理和事物命名的规律。他认为双声叠韵的联绵词没有固定的字形和含意，经常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声随形命，字依声立。”所谓“声随形命”，就是按事物的形状而命之以一定的语音形式，如“果蠃”之形圆，则凡是圆形的蛞蝓、毂辘等都以此声命名。事物的命名，往往随着事物形状而赋以相应的名称，物各不同而名称则不变，如“木瓜、细腰蜂”之类带有圆形的东西，可以叫做“果蠃”、“果蠃”，这叫做“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字体的书写形式不同而其音不变，如“果蠃”和“果蠃”，字体不同，但声音却完全一样，这叫做“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程瑶田从民俗学、语源学的角度来通释“果蠃”一词，尽管其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同源词族的研究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甚或可以说是凿破混沌。正如著名语言学家殷孟伦教授所说：“程氏此文（即《果蠃转语记》）提出了训诂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于转语都没有像他说出了根本问题所在”，使人“懂得上自经典，下至谣俗，随物名之，随事用之，六通四辟，无所不在。故泥乎其形，则崎岖不安；通乎其声，则明辨以晰”的道理，从而“开创了一条训诂学家应走的新路子”[16]。王念孙也称赞说：“盖双声叠韵出于天籁，不学而能，由经典以及谣俗，如出一轨。而先生独能观其会通，穷其变化，使学者读之而知绝代异语、列国方言，无非一声之转，则触类旁通，而天下之事能毕矣!”又说，程氏之书“实为训诂家未尝有之书，亦不可无之书也。”[17]

四、治学精神

程瑶田的汉学研究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与他在学术研究中可贵的治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密不可分的。对于程瑶田的治学精神，王念孙在《〈果蠃转语记〉跋语》中说：与程瑶田“相与商榷古义者四十余年。先生立身之醇，为学之勤，持论之精，所见之卓，一时罕有其匹。”王君之论，颇有见地，但不够全面。笔者认为，程瑶田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终生勤学，孜孜不倦

程瑶田之能成为一代大师，完全是由于他的勤奋，而不是过人的聪颖。其实，他自幼并不聪慧，史书上说他读私塾时，是个“读书百遍而不能成诵”的鲁钝孩子。但他有苦干精神，“平居鸡鸣而起，燃灯达旦，夜分就寝。数十年如一日。”卸官以后，他回故乡筑屋，闭门著书，曾刻“杜门程生”印章，以表达谢绝社交潜心著述的决心。[18]84岁时，“左目久盲，右目亦瞽”，还口授而由他的孙子记述，撰成《琴音记续编》一书。

程瑶田治学精研，所治汉学诸书都反复读过。对《尔雅》、《说文》两书时不离手。他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无论读什么书，只要开卷，必定要从头到尾读完，决不中途辍弃，也从不跳跃式的选读。这就可见他做学问的精神，决不像实用主义者那样为写作一文只翻看所需的材料而不逐句地读透会通全文的义理，这是他治学的态度，也正是大师所以成为大师的成功秘诀。二是决不泛泛阅过，读书一定要动笔或加批语。经过他校读的典籍，不仅校勘句读，而且自造多种符识，标于书中，校语细字，密如蚁阵，有的书籍虽多至数百卷，也都是眉批旁注，丹黄满目，首尾一贯，没有丝毫马虎。由于读书如此认真，所以他能背诵之书殊多，如《尔雅》、《周礼》、《说文》等书，几乎都能上口，诗词中能吟诵者也很多，博闻强记，兼具所长。

（二）持论务求精确

清末刘师培在论近儒学术统系时说：“先是，徽歙之地，有汪绂、江永，上承施璜、吴慎之绪，精研理学，兼尚躬行……永学尤精，于声律、音韵、律数之学，均深思独造，长于比勘。”[19]江永这种“深思独造”的精神，自然使从其受学的程瑶田如春风沐雨，潜移默化，

因而程瑶田读典籍心细如发，又能目透纸背，极重反复推勘，寻间致疑，缜密思考。在论证时，实事求是，尽量使其客观、准确。没有充分证据，他不轻下结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于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磬折古义》、《沟洫疆理小记》提要说："三书各以类分，具有图以发明之。于制度、形体及命名之精意，一字不可假借处，皆反复考证，俾无遗义。其郑贾氏注礼之精至为阐发之；其有小误，则据经文正之，不复援据他说，以经文即其佐证也……让堂说经不主故常，故能成一家之言。"于《释草小记》，又指出："释草之文，凡十六篇，并绘以图。所释多《夏小正》、《月令》、《毛诗》、《尔雅》之所未具。一经疏通而证明之，而经义则明，谬说立见。"在《九谷考》中，程瑶田自言："读《说文》……搜寻郑氏说……实与《说文》相表里，足证诸家之谬；乃复求之诸经传之说，以反复疏证之；既又博稽农民相沿之语，验之播获之时，参诸五方土宜之同异，而论说之，以著于篇。"王念孙说他"说经诸条"，"皆熟读古书而得之，一字一句不肯疏略，故每立一说，辄与原文若合符节，不爽毫厘。说之精，皆出于心之细也。"[21]可知程瑶田是通过用心思考分析，通过一点一滴也不肯漏略的反复深思熟虑而精确立说。

（三）注重目验、实验

程瑶田治学能持论精确，重要原因之一是特重目验、实验。他在《释虫小记》中强调"陈言相因，不如目验"。他因为自己关于螟蛉、果蠃之义和陶弘景、范处义研究的结果，以及汉魏诸儒之说完全不同，于是为了一个"螟蛉"，一个"果蠃"，他整整目验了3年，不惮烦难，有见必录，最后得出结论说："若夫螟蛉、果蠃，古今同然一辞；今人之异闻，由皆得之目验。而乡民口中流传相受，其所从来亦远矣。"[22]其撰《释草小记》有10多篇，都取证于目验。如考证"蓬"即北方的扫帚菜，根据《尔雅·释草》："芄，马帚。"指出"芄、蓬音相近，马帚、扫帚名复相同。"同时用自己的目验证明："余居丰润，见扫帚菜立秋节无不秀者，与'七月芄秀'[23]合"。释"芸"，其目验方法是，在盆盎中植一"标本"，然后细心观察其枝叶变化，检验其中拆甲与未拆甲花胎的异同，从而推翻了《夏小正》的论断。他如释"黎"，取证于山西农人之说，释"荼"，取证于"野人"之说。虽非亲自目验，但他深入实际考察，犹如目险。此外，他撰写的《改正尔雅羭羖牝牡转写互讹记》、《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九谷考》等，也都是在利用文献材料相互印证后，又用目验方法加以证实，因而"为近世注疏家不及"（胡朴安语）。能够把利用文献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段玉裁注《说文》时也曾总结过这种方法，他说："凡物必得诸目验而折中古籍，乃为可信。"[24]他对程瑶田这方面的成就推重有加。曾说："《考工记》、《丧服经制度条例》，考核精当，上驾康成，愚不如易田徵君。"[25]

（四）敢于批判权威，有胆有识地开拓

在学术研究中，只有不断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审察前贤，学术才能发展。程瑶田是一位很有胆识的学者，平生著述，不为经传注疏所囿，不为历代权威所束缚，而旁搜曲证，独立思考。他撰写《磬折古义》就尖锐地批评郑玄读书囫囵未明：

> 郑君于"车人"一记，囫囵看去，未能分别其起例有二道：起例于半矩者，为凡造物发敛不同形，是为倨句之例；起例于半柯者，为凡造物修短无定数，是为尺寸之例。是故倨句之例，不可以尺寸言，故以半矩一矩加半而数之，尺故曰柯长三尺，以为半柯一柯三柯之定限。呜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更何论凿枘方圆之不相入耶？[26]

在《禹贡三江考》一书中，他经多年考察，指出《禹贡》所说的扬州三江，实际上只有一江，从而订正了郦道远《水经注》中的错误。《沟洫疆理小记》一书对《考工记》中的井田沟洫之制作了深入研究，批判了前人作注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谬见，指出："注家往往违经立异志，卒无一人能自全其说也。"[27]又如自《诗经》载"螟蛉有子，果蠃负之。"后人信以为真，遂有"螟蛉之子"之成语。毛传、郑笺都以为果蠃养螟蛉为子，《说文》以为是果蠃

无生育能力所致。程瑶田通过长期实际观察，推翻了上述论点，指出是果蠃以蜾蠃之子为己子之食，非以蜾蠃为子。㉗此外，对被清代学者奉为圭臬的《说文》，程瑶田也屡屡揭示其形体、声类、展转诸方面的错误。如此等等，《通艺录》中闪烁着程瑶田的批判精神，并以其真知灼见显示其学术价值。㉘

总结前人所走过的路，以为后来者的借鉴，是学术发展必须做的工作。但是长期以来，对于程瑶田这样学术造诣很深的大师，清朝为他写“学案”或“事略”的人，如江藩、唐鉴等，都没有看到他的汉学成就突破前人，说到《通艺录》时大都一笔带过，这是不够公平的。当代学者中也很少有人问津这一课题。有感于此，于是草成斯文。然而笔者热情有余，功力不足，准确表达大师的成就实难胜任。倘若拙文能收到引玉之功，那是会超出我的愿望的。

---

①⑱许承尧：《歙氏闲谈》。

②程瑶田：《通艺录·五友记》。程氏《通艺录》，载《安徽丛书第二集》，1936年印行。

③严翼：《送易畴学博归新安序》。

④许承尧等编：《歙县志》卷8《人物志·儒林》（民国版）。

⑤⑥⑦程瑶田：《通艺录·考工创物小记》。

⑧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载《王国维遗书全集》第10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⑨马衡：《凡蒋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⑩《沫若文集》卷14《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16—518页。

⑪参见闻人军：《考工记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66页。

⑫㉘姚淦铭：《论王国维于程瑶田学术精蕴之汲取》，《争鸣》1992年第3期。

⑬《清史稿》卷481《程瑶田传》。

⑭㉑程瑶田：《通艺录·释虫小记·蜾蠃果蠃异闻录》。

⑮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⑯参见《群众论丛》1981年第6期。

⑰⑳王念孙：《〈果蠃转语记〉跋语》。

⑲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

㉒《大戴礼记·夏小正》。

㉓《说文解字·木部》“聘”篆下注。

㉔段玉裁：《答黄绍武书》，《经韵楼集》卷12，第44页。

㉕程瑶田：《通艺录·磬折古义》。

㉖程瑶田：《通艺录·沟洫疆理小记·论王与之黄文叔言匠人沟洫之谬》。

㉗程瑶田：《通艺录·释虫小记》。

（作者庄华峰：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241000）